

經部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横去聲朝音潮

横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

餘並見前篇見形甸反下文餘見並同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隠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問夷惠勝伊尹得些朱子曰伊尹體用較全夷惠髙似伊尹伊尹大如夷惠○新安陳氏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

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所以以風言夷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司馬遷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之地觀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耳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疾智反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

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形甸
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或曰孔子去反
魯不稅脫與同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
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
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上聲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去聲在朱子曰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中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清任和都是有病痛底聖人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

五就桀孔子必不肯恁地只為他任得太過所謂任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雖云禄之天下繫馬千駟弗顧弗受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其一德之中否曰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吾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三聖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孔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長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

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獘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獘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獘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夫子若處伊尹之地也如他任如何曰夫子自是不同不如此著意○南軒張氏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比公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趍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慶源輔氏曰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

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之時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己無不可行之道然却無伊尹這些意思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多少含蓄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為一而謂之聖之時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書益稷篇註簫古文作箾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猶周禮所謂九變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罷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私列反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

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渠勿反然也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音蹶傷也義也垂之如隊直位反禮也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越猶揚也詘然絶止之貌朱子曰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扣之其聲詘然而止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鎛伯各反鐘名俟其既闋苦穴反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新安陳氏曰特專也單擊磬曰特磬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

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研兮反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新安倪氏曰前漢兒寬與武帝論封禪儀而有是言必非其自言又不純舉孟子之言且簡約精密故疑其為古樂書之言也亦此意也程子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始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問始終條理朱子曰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始條理是知終條理是行問智之事聖之事工夫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

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亦只至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知得到看得道理周偏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曰然○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纎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同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纎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奏之以金節之

以玉奏之所以極其變節之所以成其章也○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也○致知智之事行其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據此一節乃是言學者之事所以學於聖人者故因上文金聲玉振而言言學之序如此蓋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明聖人之智學者所當先務必明盡衆理咸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人之所以聖者始終各有條而不可亂也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智聖之功夫非便以為智聖也○勉齋黄氏曰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闕於終也此孔子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

此復扶又反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張子曰夷惠智不明於至善故偏入於清和然而卒能成性故雖聖而不智孔子智既明於至善故集大成如清和時任皆有之無不曲當也故聖且智金聲而玉振也○龜山楊氏曰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問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

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朱子曰甚好○問孟子既以智為始聖為終則智者致知之事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是智反妙於聖矣南軒以為論學則智聖有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所疑否曰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鰕亦將何所到乎○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

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工夫已至㸃㸃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金玉備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文而約以禮竭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完者歟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進未可量也惜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彊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

不及孔子○此章言三子之行去聲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雲峯胡氏曰此章之旨集註偏全二字盡之譬之樂則一音自為始終者偏而八音相為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不巧者偏力而又巧者全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其所行言末則先智而後聖統以其知與行言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北宫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甞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去聲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慶源輔氏曰兼并則其國日大僭竊則其禄日侈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慶源輔氏曰位以爵定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禄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音甫之類是也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

于畿。慶源輔氏曰田以祿分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内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

士也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内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爲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音嗣下可食並同）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周禮天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

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朱子曰府史胥徒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安得許多閑祿給之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蘓子由古史疑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多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説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得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朱子曰君

十卿禄者猶今之俸禄葢君所自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賔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别有財儲為公用如今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葢卿而上其禄寖厚茍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禄寖薄茍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食音嗣差楚宜反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

者為上農其所収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禄不同亦有此五等也〇愚按此章之説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周禮地官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猶言度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〇記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

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烏回反燼徐刃反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音附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問孟子與周禮不同朱子曰此也難考畢竟周禮底是周禮是全書經聖人手必不會差

孟子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是以諸儒之説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説足以救陋儒泥古之失但據其所傳而姑存之使千百世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而詳其節目推其既往以為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之法庶乎其可復見矣○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為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習之者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為正朱子恐非定説以周書武成分土惟三證之周禮之説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剿六經中而作將以興王者之制度成於漢儒之手宜其有與他書不合者又按朱子謂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蔡九峯亦曰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竊意此說為是然則冬官之闕蓋其所未嘗筆者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莫結反也張子曰獻子忘

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慶源輔氏曰獻子忘其勢不挾貴也五人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也孟子歷舉四人事首於獻子事詳之又以見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挾下為上所友亦不可有所利一有利之之意則為人所賤失其可貴之實而不足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七到反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

乃坐言食乃食也䟽食糲音厲又音賴又郎葛反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禄曰天禄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慶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則是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禄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必使治天民者也而晋平公之於亥唐特虚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禄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去聲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

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曲勿反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雲峯胡氏曰中庸五達道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不言交獨曰朋友之交集註云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問如此者何心也新

安陳氏曰所以表見其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也衍文

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為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

矣

曰請無以辭郤之以心郤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去聲一本作問而郤之直以心度待洛反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郤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

陽貨烝豚之類也慶源輔氏曰他辭卻之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由此而甚之必至於為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

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

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朱子曰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既以開曉之如此萬章猶不能反其意之偏以味孟子之言而復為此問此正所謂詖辭蓋陷於卻之之意而不覺也故孟子又引康誥之說以曉之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佚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音扶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

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音教）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慶源輔氏曰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於此可見孟子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

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充類盡義之説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

物實之夫音扶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慶源輔氏曰以孔子所謂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之說與夫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說而觀之則是乃聖人之心也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于以見聖人同物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于以見聖

人處事之智未嘗有所終三年之淹于以見聖人制行之勇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朱子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那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桓子臨死謂康子

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孔子是時也失了機會不曾做得成○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慶源輔氏曰或是字誤或是當時人呼出公為孝公皆不可考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新安陳氏曰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章首本意有照應有收拾○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去聲者為於音烏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

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强上聲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去聲下同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禄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倉刀反汲臼之事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上聲之正故

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二字並去聲下同為所宜居也

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南軒張氏曰既曰為貧則不當處尊與富若處尊與

富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尊富則當任行道之責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朱子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冦則為司冦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賔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圓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朝音潮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耻則非竊禄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聲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朱子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説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

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耻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為為貧而仕者言終為位高禄厚者言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禄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卑言高則凜然懼其為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不行則寘然不以為耻而冒犯之罪自外至或以得罪猶可言也耻自内生當耻而不知耻不可言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禄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許既反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喪大記君之喪大小歛爲寄公國賓出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禄則非禮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土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禄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捄也視其空去聲乏則周卹與恤同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通作與之禄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禄士之自處當然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亟數音朔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扶又反下同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許六反伋言

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平聲下同者左傳昭公七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新安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之非禮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烏海反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

所當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用賢之周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内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

萬章曰庶人名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慶源輔氏曰庶人則當服君之賤事爲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

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為並去聲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名之意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説見形甸反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形甸反春秋傳去聲○左傳僖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新安倪氏曰通帛謂周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新安倪氏曰畫二龍於其上析

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新安倪氏曰通帛為旃交龍為旂析羽為旌見周禮司常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名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音厲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

萬章曰孔子君命名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名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名之故不俟駕而行慶源輔氏曰以敬君之命而不敢慢也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問此章綱領只在義路禮門朱子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禮裏面煞有節目如云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齊餽金而不受於宋薛餽而受此等辭受都是箇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吾之所以應他如利刃快劒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慶源輔氏曰觀答陳代章知不枉道從人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為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名之義蓋君子之出

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由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

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如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去聲也夫音扶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

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南軒張氏曰自友一鄉之善士至於上論古之人每進而愈上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取愈廣矣○雙峯饒氏曰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地所以愈廣者由其善之進進而不已也取善之心果曷有窮已乎之人也推其所至殆將生乎千百世之下而可以繼往者於千百世之上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可以俟來者於千百世之下奚止為一世之士而已哉○雲峯胡氏曰人性之善古今所同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理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之人易涉於遼邈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

賢者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　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

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

至於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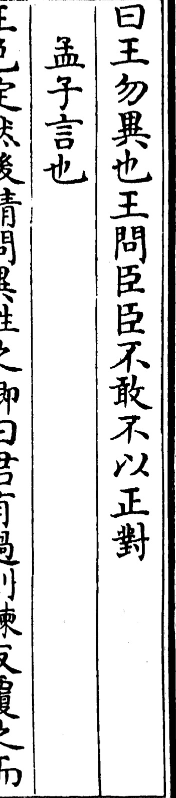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新安陳氏曰親者貴戚可以行權疏者惟當守經

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

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前漢霍光傳昌邑王賀武帝之孫昌邑哀王之子也即位行淫亂光憂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幸未央承明殿名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光令王起拜受詔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

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況有骨肉之親者乎○南軒張氏曰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疎之異故不得而同論也貴戚之卿任宗社之責故得更擇其宗族之賢以易之然非謂貴戚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西山真氏曰愚按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為爾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

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君義不當食其禄則魯之叔肹可以為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肹卒穀梁傳曰叔肹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賢之因時制義初無定法也又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茍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卷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陳　照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勿軒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居旅反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巵匜音移之屬 朱子曰桮棬似今棬杉台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

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人九反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新安陳氏曰義猶桮棬也義上脫一仁字○魯齋王氏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觧告子所言之性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墻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朱子曰杞柳必矯揉而後爲桮棬性非矯揉而爲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説盡道理○南軒張氏曰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别爲一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爲人者性也○西山真氏曰告子之説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强爲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爲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爲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

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雙峯饒氏曰性者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非自然元無矯揉集註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音縈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慶源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性爲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其爲小變也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亦有小異故曰近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

有不善者也朱子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矣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謝氏曰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

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新安陳氏曰反之猶云逆之與張子所謂善反之不同彼乃復之之謂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南軒張氏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揚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也以仁義為偽而揚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為杞柳謂以人性為仁義今復譬性為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為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擊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

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字雲峯謂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顙在山為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為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貫二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著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東陽許氏曰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為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為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況東西乎人之為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朱子曰生之為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慶源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雙峯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為仁義

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己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

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朱子曰禪家説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説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初加楚宜二反必則也白羽以下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質本不同　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

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朱子曰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勉齋黄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

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朱子曰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新安陳氏曰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

善而為萬物之靈也雲峯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

說縱將容反橫繆靡幼反戾紛紜紛尺免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葢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朱子曰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禀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禀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此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葢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

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己性之大全也○勉齋黃氏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為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為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别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雙峯饒氏曰人説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恱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朱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内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内耳○告子以主於愛者為仁故曰内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南軒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説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恱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恱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恱即運動也○雙峯饒氏曰

告子雖知以仁為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不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箇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為外可謂全無見識矣觀告子前面數章之意則謂性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却有仁而無義皆是遁辭○雲峯胡氏曰告子所謂仁內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朱子曰告子不知辨别䢚利害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盖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

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朱子曰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内也○慶源輔氏曰人孰以長人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葢隨事之宜而裁之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悦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悦者也

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内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南軒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有間矣其分之殊即所謂義也觀其義外之説固為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内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為仁哉○慶源輔氏曰炙在外而耆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

於者殆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納約自牖之意也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鹵音魯莽莫補莫厚母黨三反）雲峯胡氏曰夫子嘗曰義以方外夫義所以裁制其在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之説孟子所以深闢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内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兄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裁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裁以尊賓之儀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宜皆本於吾心爾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雲峯胡氏曰集註以為此亦耆炙之義者炙在外而耆之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范氏曰二章問荅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慶源輔氏曰若以義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既不知人性之

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為堯舜哉○潛室陳氏曰禮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告子以義為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却在內如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鄉人所以權其事宜而為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子以此折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堯舜性與人同但能盡其性耳

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為堯舜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新安陳氏曰只認能知覺運動甘食悅色者即為性而任意為之無所謂善惡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新安陳氏

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道如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葢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朱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此章三者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或曰之說猶知分辨善惡惟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為善為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

以異哉○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辭情者性之動

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朱子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荅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慶源輔氏曰情只是性之動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之本善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

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遡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巳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問才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問才與材字之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用木旁材字便是指

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義理上說○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絡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底這事有人做得有不會做得這處可見其才○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才亦出於天何故便至如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

善必矣○西山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雙峯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才能是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式灼反惡去聲舍上聲

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北溪陳氏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内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問不能盡其才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

取予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勑付與人性便似人所受職事情便似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做許多事○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事出故謂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用出來事事做得便是盡其才○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於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

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西山真氏曰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算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而又曰盡皆孟子喫緊教人處

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雲峯胡氏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人充廣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欲人體認前以辭讓為禮之端辭讓皆以發乎外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新安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註此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相應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

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蔡氏曰惻隱等正是指性之初發動處以明未發動之理又舉蒸民詩者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彝懿德即是常性心之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性初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學而

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朱子曰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

不明須是兩邊都説理方明備○北溪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説得粗底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説更不可改易○潛室陳氏曰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説及論情論才只是説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説各自把氣質分别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失為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説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為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説乃是與孟子之説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説氣質之性孟子是説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新安陳氏曰須是論性兼論氣不判而二之方是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即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方備○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

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至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程子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又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也○勉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北溪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別出氣質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雙峯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後方喚做性纔喚做性便滾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

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合做一箇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亦存否曰不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如一鄙吝人見殘疾也知憐憫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遜畢竟有箇性在內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體問反之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在孟子說夜氣便是要使人涵養說四端及擴充便是要體驗充廣獨有克治一邊却不曾說○新安陳氏曰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其論甚正而明但不曾說破氣質不周備耳論氣不論性是說荀揚則全外繆而說理不明其害大矣孟子性善之說正而

未備得程子性即理也之說足以助其甚正者又得張程氣質之說足以補其未備者朱子會萃提掇盡發其秘而無餘蘊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又曰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

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去聲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

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

省察屬知矯揉屬行

省悉井反揉人九反

當深玩也

問孟子程子論才字同異朱子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子方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集註中以程子為密即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雲峯胡氏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為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之意不同朱子曰孟子只見得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氣禀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新安陳氏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略似言非天賦以有為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阻饑而陷溺其良心賊其為善之才而然耳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敷救反種上聲也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音夕薄也新安陳氏曰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有多寡之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人性善無不同此提掇綱領處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耆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朱子曰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為然者義理也

草食曰芻牛羊

是也穀食曰豢音患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上聲
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
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
須實體察得義理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朱子
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
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
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
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為義
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
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理義人心之

同然如人之為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為然無有道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則其心悦乎不悦乎悦於心必矣○雲峯胡氏曰芻豢人之所同耆也耆之斯悦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悦之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衆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末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悦芻豢有味之味其於希聖之學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上聲下同 雙峯饒氏曰息本訓止息纔息便生故息又訓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去聲）斷（徒玩反）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

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櫱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

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下戒反）也（朱子曰梏如被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反覆展轉也（朱子曰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新安陳氏曰物欲者伐良心之斧斤也）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形甸反 下同）者但其發

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朱子曰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汩沒了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音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廣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梏為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朱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

平旦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也○此段首尾只為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梏亡之人謂梏亡其夜氣非也謂梏亡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氣便盛○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梏亡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静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梏於事物

斷喪戕賊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人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輩皆無明說其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微了旦晝只管梏之今日梏一分明日梏一分所謂梏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汩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息至於平旦其氣清明不為利慾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旦晝之所為又有以梏亡之梏之反覆則雖有這些

夜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梏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趙氏曰仁義性也而集註以心言者統乎性也良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雲峯胡氏曰此章以山木喻人心分為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是說牛山之木本來自美喻人仁義之良心本來未

嘗無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節萌蘖之生喻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言既伐之後其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甚不多也第四節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又牧之喻夜氣之所存者本自不多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梏之也第五節謂向也猶有萌蘖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喻良心向也猶有與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木與良心皆有日夜之所息而惟於人曰夜氣者木之萌蘖一絶於牛羊既牧之後無復存者人之良心夜之所息者已絶於日之所為而夜無所為則其氣猶足以存所謂存者謂夜氣猶足以存其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梏之反覆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矣第六節謂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喻人但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也材字與才字不同朱子以為才字是就義理上説材字是就用上説○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

與人近今遂去禽獸不遠則與人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者此豈人性發而為情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存是箇保養護衛底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纔操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新安陳氏曰斧斤伐牛羊牧

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放其良心所為梏亡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

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捨之便亡失了

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去聲而保守之難雲峯胡氏曰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

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　新安陳氏曰此集註推廣孟子言外意繳上上文收結一章之義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朱子曰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指而總結之○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

所汩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問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内者皆荒忽無常莫知定處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内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内矣○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心體固本静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

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愚聞之師延平李先生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潛室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

宜熟玩而深省悉井反之也雙峯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說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雲峯胡氏曰集註論浩氣則以為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為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蓋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浩氣謂是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統說夜氣則為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無夜氣若學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已○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梏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

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

訣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彝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著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園碁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雙峯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譬謂交偱者不得常用其力後一譬謂自偱者不肯專用其力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衆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岐故設兩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固羣邪寒之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薫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聲下同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南軒張氏曰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未有不待養而能生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則養之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焉得而遂哉是以古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博求賢才寘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為然一暴十寒之病為

士者其可一日而獨不念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大方居敬之道也○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治亦苟而已○雲峯胡氏曰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彛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朱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

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茍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慶源輔氏曰偷謂偷竊免謂茍免此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

而旋生出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慶源輔氏曰由是之是蓋指秉彜之良心而言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音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彜之良心也秉彜之良

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當沒反啐七內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慶源輔氏曰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

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也言羞惡而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為惡矣及反之而不羞惡焉者則是所欲也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新安陳氏曰萬鍾對簞豆而言彼物之微也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

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姑舉三者他可類推蓋禮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去聲昏也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為所動矣朱子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東陽許氏曰三鄉為身北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為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可謂無良心矣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悉井反察於斯焉朱子曰此章孟

子所論宫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也○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宴安之時私欲紛紜展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取義是說人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食羮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之食蓋是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事勢

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蒼黃失措也不受非禮之食而死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來真有此等人然謂其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謂有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者盖危迫之際物欲不萌義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死生若宴安之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免至於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遏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汩於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聲仁則其生之性是也朱子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勉齋黄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潜室陳氏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殻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蘖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㮣於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即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新安陳氏曰遺書云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然

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音昨）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

此失字即是下文放字○朱子曰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汩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葢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雲峯胡氏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

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上聲矣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潛室陳氏曰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也道為義體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處○雲峯胡氏曰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

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舍其路而不知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平聲人惕然有深省悉井反處雲峯胡氏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新安陳氏曰上文先仁而後義由體而及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體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

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朱子曰雞犬放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了便是放

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新安陳氏曰静時昏昧動時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朱子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户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

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求放心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

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依舊收拾轉來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盖舊

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徽庵程氏曰尋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去者上達也○雲峯胡氏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此心不可為流蕩忘反之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葢必由下學而後上達則此心又不可為虛空無用之心也

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南軒張氏曰學問之道以求放心為主然心豈遠人哉知其放而求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理寖明是心之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以堯舜禹相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人心之危無有極也知其放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貴於精一之而已○雙峯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廣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放其心故也本心存則為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

上是歸宿在求仁上也一章有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文理血脉甚貫讀之可見又按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遑寧處者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以雞犬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名南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

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不若滔滔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茍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見面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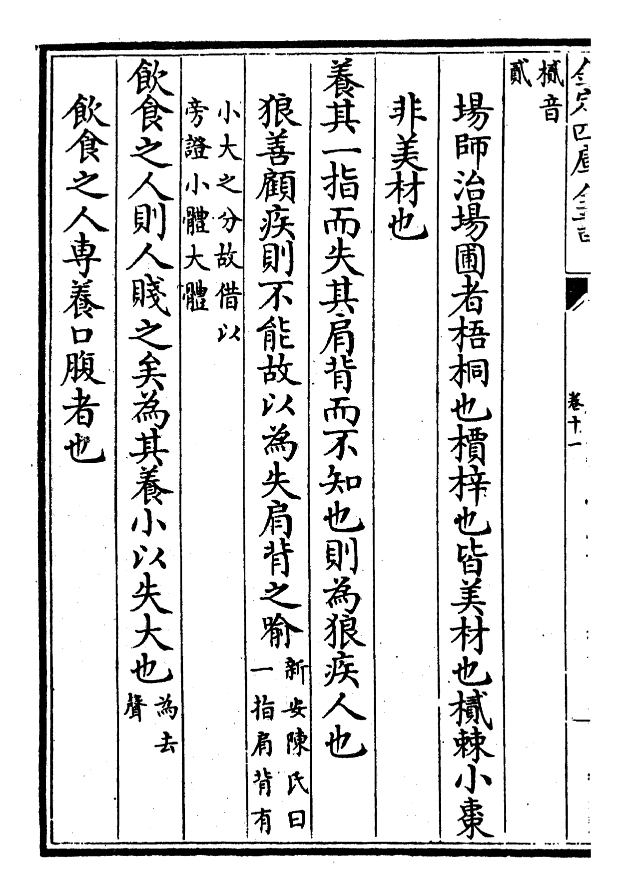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

至不養也申兼愛兼養意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趙氏曰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養然體有貴賤小大養其貴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新安陳氏曰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小大是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價



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新安陳氏曰一指肩背有小大之分故借以旁證小體大體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朱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雙峯饒氏曰以身而言一毫一髮皆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

害其大體又曰無以小害大不是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失其大者則小者不為大者之累便是不以小害大○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饑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新安陳氏曰心

能為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問蔽是遮蔽如

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遮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朱子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三者謂耳目心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立者是要卓然豎起此心使自立所謂

敬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是○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杜兮反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雲峯胡氏曰堪輿謂天地言天地至大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心之體豈不甚大往古來今孰

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雲峯胡氏曰此言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有之若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體若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而已人之心而為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乞逆反為厥心病雲峯胡氏曰此言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入矣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平聲希雲峯胡氏曰此言此心之發於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衆以彼之衆攻我之微如國勢方弱而四面受敵其不亡者罕矣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雲峯胡氏

曰前八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小者弗能奪朱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愚故從而釋之云先師曰荀卿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雙峯饒氏曰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去聲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盖不待求之而自至也南軒張氏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

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朱子曰孟子時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脩者耳○南軒張氏曰古之士脩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狥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併

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偽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為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

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新安陳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南軒張氏曰人真知其貴於己者則見外誘之不足慕矣惟不知在己之自有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於天人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求於人者私欲也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猶言為善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雲峯胡氏曰上章一要字是内輕而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内重而外輕○東陽許氏曰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為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

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脩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為念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

天理之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葢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南軒張氏曰此為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慾分焉天理存則人慾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踰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偶得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

人欲遂以為仁不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寖明則人欲寖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不然乎○新安陳氏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為此章恐為戰國之諸侯言之以時暫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甚不仁不惟不能勝遂使人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助其虐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章終亦必亡而已矣解為終必并所得人爵而失亡之者相協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

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聲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慶源輔氏曰日新日進也不已無間斷也必日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純熟夫仁○潛室陳氏曰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雲峯胡氏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之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為仁之功外此無他也苟能於孔門求仁之方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勉而利利而安心與仁一則熟之功效氣象可言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新安陳氏曰二節兩學者字一謂學射者一謂學匠者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聲下同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

乎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慶源輔氏曰射者志於彀而真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彀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雙峯饒氏曰聖門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學○雲峯胡氏曰此章與離婁篇首章相似彼謂治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學皆不可無法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一